

金庸作品集 30

笑傲江湖

三

金庸



笑傲江湖

第三集

金庸著

目 录

二十一	囚居	850
二十二	脱困	880
二十三	伏击	912
二十四	蒙冤	965
二十五	闻讯	1014
二十六	围寺	1048
二十七	三战	1101
二十八	积雪	1147
二十九	掌门	1174
三十	密议	1212

二十一 囚居

令狐冲也不知昏迷了多少时候，终于醒转，脑袋痛得犹如已裂了开来，耳中仍如雷霆大作，轰轰声不绝。睁眼漆黑一团，不知身在何处，支撑着想要站起，浑身更无半点力气，心想：“我定是死了，给埋在坟墓中了。”一阵伤心，一阵焦急，又晕了过去。

第二次醒转时仍头脑剧痛，耳中响声却轻了许多，只觉得身下又凉又硬，似是卧在钢铁之上，伸手去摸，果觉草席下是块铁板，右手这么一动，竟发出一声呛啷轻响，同时觉得手上有甚么冰冷的东西缚住，伸左手去摸时，也发出呛啷一响，左手竟也有物缚住。他又惊又喜，又是害怕，自己显然没死，身子却已为铁链所系，左手再摸，察觉手上所系的是根细铁链，双足微一动弹，立觉足胫上也系了铁链。

他睁眼出力凝视，眼前更没半分微光，心想：“我晕去之时，是在和任老先生比剑，不知如何中了江南四友的暗算，看来也是被囚于湖底的地牢中了。但不知是否和任老前辈囚于一处。”当即叫过：“任老前辈，任老前辈。”叫了两声，不闻丝毫声息，惊惧更增，纵声大叫：“任老前辈！任老前辈！”

黑暗中只听到自己嘶嘎而焦急的叫声，大叫：“大庄主！四庄主！你们为甚么关我在这里？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可是除了自己的叫喊之外，始终没听到半点别的声音。

由惶急转为愤怒，破口大骂：“卑鄙无耻的奸恶小人，你们斗剑不胜，便想关住我不放吗？”想到要像任老先生那样，此后一生便给囚于这湖底的黑牢之中，霎时间心中充满了绝望，不由得全身毛发皆竖。

他越想越怕，又张口大叫，只听得叫出来的声音竟变成了号哭，不知从甚么时候起，已然泪流满面，嘶哑着嗓子叫道：“你梅庄中这四个……这四个卑鄙狗贼，我……我……令狐冲他日得脱牢笼，把你们……你们……你们的眼睛刺瞎，把你们双手双足都割了……割了下来。我出了黑牢之后……”突然间静了下来，一个声音在心中大叫：“我能出这黑牢么？我能出这黑牢么？任老前辈如此本领，尚且不能出去，我……我怎能出去？”一阵焦急，哇的一声，喷出了几口鲜血，又晕了过去。

昏昏沉沉之中，似乎听得喀得一声响，跟着亮光耀眼，蓦地惊醒，一跃而起，却没记得双手双足均已被铁链缚住，兼之全身乏力，只跃起尺许，便即摔落，四肢百骸似乎都断折了一般。他久处暗中，陡见光亮，眼睛不易睁开，但生怕这一线光明稍现即隐，就此失去了脱困良机，虽然双眼刺痛，仍使力争得大大的，瞪着光亮来处。

亮光是从一个尺许见方的洞孔中射进来，随即想起，任老前辈所居的黑牢，铁门上有一方孔，便与此一模一样，再一瞥间，自己果然也是处身于这样的一间黑牢之中。他大声叫嚷：“快放我出去，黄钟公、黑白子，卑鄙的狗贼，有胆的就放我出去。”

只见方孔中慢慢伸进来一只大木盘，盘上放了一大碗饭，饭上堆着些菜肴，另有一个瓦罐，当是装着汤水。

令狐冲一见，更加恼怒，心想：“你们送饭菜给我，正是要将我在此长期拘禁了。”大声骂道：“四个狗贼，你们要杀便杀，要刚便刚，没的来消遣大爷。”只见那只木盘停着不动，显是要他伸手去接，他愤怒已极，伸出手去用力一击，呛当当几声响，饭碗和瓦罐掉在地下打得粉碎，饭菜汤水泼得满地都是。那只木盘慢慢缩了出去。

令狐冲狂怒之下，扑到方孔上，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左手提灯，右手拿着木盘，正缓缓转身。这老者满脸都是皱纹，却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叫道：“你去叫黄钟公来，叫黑白子来，那四个狗贼，有种的就来跟大爷决个死战。”那老者毫不理睬，弯腰曲背，一步步的走远。令狐冲大叫：“喂，喂，你听见没有？”那老者竟头也不回的走了。

令狐冲眼见他的背影在地道转角处消失，灯光也逐渐暗淡，终于瞧出去一片漆黑。过了一会，隐隐听得门户转动之声，再听得木门和铁门依次关上，地道中便又黑沉沉地，既无一丝光亮，亦无半分声息。

令狐冲又是一阵晕眩，凝神半晌，躺倒床上，寻思：“这送饭的老者定是奉有严令，不得跟我交谈。我向他叫嚷也是无用。”又想：“这牢房和任老前辈所居一模一样，看来梅庄的地底筑有不少黑牢，不知囚禁着多少英雄好汉，我若能和任老前辈通上消息，或者能和哪一个被囚于此的难友联络上了，同心合力，或有脱困的机会。”当下伸手往墙壁上敲去。

墙壁上当当儿响，发出钢铁之声，回音既重且沉，显然

隔墙并非空房，而是实土。

走到另一边墙前，伸手在墙上敲了几下，传出来的亦是极重实的声响，他仍不死心，坐回床上，伸手向身后敲去，声音仍是如此。他摸着墙壁，细心将三面墙壁都敲遍了，除了装有铁门的那面墙壁之外，似乎这间黑牢竟是孤零零的深埋地底。这地底当然另有囚室，至少也有一间囚禁那姓任老者的地牢，但既不知在甚么方位，亦不知和自己的牢房相距多远。

他倚在壁上，将昏晕过去以前的情景，仔仔细细的想了一遍，只记得那老者剑招越使越急，呼喝越来越响，陡然间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喝，自己便晕了过去，至于如何为江南四友所擒，如何被送入这牢房监禁，那便一无所知了。

心想：“这四个庄主面子上都是高人雅士，连日常遣兴的也是琴棋书画，暗底里竟卑鄙龌龊，无恶不作。武林中这一类小人甚多，原不足为奇。所奇的是，这四人于琴棋书画这四门，确是喜爱出自真诚，要假装也假装不来。秃笔翁在墙上书写那首《裴将军诗》，大笔淋漓，决非寻常武人所能。”又想：“师父曾说：‘真正大奸大恶之徒，必是聪明才智之士。’这话果然不错，江南四友所设下的奸计，委实令人难防难避。”

忽然间叫了一声：“啊哟！”情不自禁的站起，心中怦怦乱跳：“向大哥却怎样了？不知是否也遭了他们毒手？”寻思：“向大哥聪明机变，看来对这江南四友的为人早有所知，他纵横江湖，身为魔教的光明右使，自不会轻易着他们的道儿。只须他不为江南四友所困，定会设法救我。我纵然被囚在地底之下百丈深处，以向大哥的本事，自有法子救我出去。”想到

此处，不由得大为宽心，嘻嘻一笑，自言自语：“令狐冲啊令狐冲，你这人忒也胆小无用，适才竟然吓得大哭起来，要是给人知道了，颜面往哪里搁去？”

心中一宽，慢慢站起，登时觉得又饿又渴，心想：“可惜刚才大发脾气，将好好一碗饭和一罐水都打翻了。若不吃得饱饱的，向大哥来救我出去之后，哪有力气来和这江南四狗厮杀？哈哈，不错，江南四狗！这等奸恶小人，又怎配称江南四友？江南四狗之中，黑白子不动声色，最为阴沉，一切诡计多半是他安排下的。我脱困之后，第一个便要杀了他。丹青生较为老实，便饶了他的狗命，却又何妨？只是他的窖藏美酒，却非给我喝个干净不可了。”一想到丹青生所藏美酒，更加口渴如焚，心想：“我不知已昏晕了多少时候，怎地向大哥还不来救？”

忽然又想：“啊哟，不好！以向大哥的武功，倘若单打独斗，胜这江南四狗自是绰绰有余，但如他四人联手，向大哥便难操必胜之算，纵然向大哥大奋神勇，将四人都杀了，要觅到这地道的入口，却也千难万难。谁又料想得到，牢房入口竟会在黄钟公的床下？”

只觉体困神倦，便躺了下来，忽尔想到：“任老前辈武功之高，只在向大哥之上，决不在他之下，而机智阅历，料事之能，也非向大哥所及。以他这等人物尚且受禁，为甚么向大哥便一定能胜？自来光明磊落的君子，多遭小人暗算，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向大哥隔了这许多时候仍不来救我，只怕他也已身遭不测了。”一时忘了自己受困，却为向问天的安危担起心来。

如此胡思乱想，不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时，睁眼漆黑，也不知已是何时，寻思：“凭我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脱困的。如果向大哥也不幸遭了暗算，又有谁来搭救？师父已传书天下，将我逐出华山一派，正派中人自然不会来救。盈盈，盈盈……”

一想到盈盈，精神一振，当即坐起，心想：“她曾叫老头子他们在江湖上扬言，务须将我杀死，那些旁门左道之士，自然也不会来救我的了。可是她自己呢？她如知我被禁于此，定会前来相救。左道中人听她号令的人极多，她只须传一句话出去，嘻嘻……”忽然之间，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这个姑娘脸皮子薄得要命，最怕旁人说她喜欢了我，就算她来救我，也必孤身前来，决不肯叫帮手。倘若有人知道她来救我，这人还多半性命难保。唉，姑娘家的心思，真好教人难以捉摸。像小师妹……”

一想到岳灵珊，心头蓦地一痛，伤心绝望之意，又深了一层：“我为甚么只想有人来救我？这时候，说不定小师妹已和林师弟拜堂成亲，我便脱困而出，做人又有甚么意味？还不如便在这黑牢中给囚禁一辈子，甚么都不知道的好。”想到在地牢中被囚，倒也颇有好处，登时便不怎么焦急，竟然有些洋洋自得之意。

但这自得其乐的心情挨不了多久，只觉饥渴难忍，想起昔日在酒楼中大碗饮酒、大块吃肉的乐趣，总觉还是脱困出去要好得多，心想：“小师妹和林师弟成亲却又如何？反正我给人家欺侮得够了。我内力全失，早是废人一个，平大夫说我已活不了多久，小师妹就算愿意嫁我，我也不能娶她，难

道叫她终身为我守寡吗？”

但内心深处总觉得：倘若岳灵珊真要相嫁，他固不会答允，可是岳灵珊另行爱上了林平之，却又令他痛心之极。最好……最好……最好怎样？最好小师妹仍然和以前一样，最好是这一切事都没发生，我仍和她在华山的瀑布中练剑，林师弟没到华山来，我和小师妹永远这样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唉，田伯光、桃谷六仙、仪琳师妹……”

想到恒山派的小尼姑仪琳，脸上登时露出了温柔的微笑，心想：“这个仪琳师妹，现今不知怎样了？她如知道我关在这里，一定焦急得很。她师父收到了我师父的信后，当然不会准许她来救我。但她会求她的父亲不戒和尚设法，说不定还会邀同桃谷六仙，一齐前来。唉，这七个人乱七八糟，说甚么也成不了事。只不过有人来救，总是胜于无人理睬。”

想起桃谷六仙的缠七夹八，不由得嘻嘻一笑，当和他们共处之时，对这六兄弟不免有些轻视之意，这时却恨不得他们也是在这牢房内作伴，那些莫名其妙的怪话，这时如能听到，实是仙乐纶音一般了，想一会，又复睡去。

黑狱之中，不知时辰，朦朦胧胧间，又见方孔中射进微光。令狐冲大喜，当即坐起，一颗心怦怦乱跳：“不知是谁来救我了？”但这场欢喜维持不了多久，随即听到缓慢滞重的脚步之声，显然便是那送饭的老人。他颓然卧倒，叫道：“叫那四只狗贼来，瞧他们有没脸见我？”听得脚步声渐渐走近，灯光也渐明亮，跟着一只木盘从方孔中伸了进来，盘上仍放着一大碗米饭，一只瓦罐。

令狐冲早饿得肚子干瘪，干渴更是难忍，微一踌躇，便

接过木盘。那老人木盘放手，转身便行。令狐冲叫道：“喂，喂，你慢走，我有话问你。”那老人毫不理睬，但听得踢踏、踢踏，拖泥带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灯光也即隐没。

令狐冲诅咒了几声，提起瓦罐，将口就到瓦罐嘴上便喝，罐中果是清水。他一口气喝了半罐，这才吃饭，饭上堆着菜肴，黑暗中辨别滋味，是些萝卜、豆腐之类。

如此在牢中挨了七八日，每天那老人总是来送一次饭，跟着接去早一日的碗筷、瓦罐，以及盛便溺的罐子。不论令狐冲跟他说甚么话，他脸上总是绝无半分表情。

也不知是第几日上，令狐冲一见灯光，便扑到方孔之前，抓住了木盘，叫道：“你为甚么不说话？到底听见了我的话没有？”

那老人一手指了指自己耳朵，摇了摇头，示意耳朵是聋的，跟着张开口来。令狐冲一见之下，惊得呆了，只见他口中舌头只剩下半截，模样极是可怖。他“啊”的一声大叫，说道：“你的舌头给人割去了？是梅庄这四名狗庄主下的毒手？”那老人并不答话，慢慢将木盘递进方孔，显然他听不到令狐冲的话，就算听到了，也无法回答。

令狐冲心头惊怖，直等那老人去远，兀自静不下心来吃饭，那老人被割去了半截舌头的可怖模样，不断出现在眼前。他恨恨的道：“这江南四狗如此可恶。令狐冲终身不能脱困，那便罢了，有一日我得脱牢笼，定当将这四狗一个个割去舌头、钻聋耳朵、刺瞎眼睛……”

突然之间，内心深处出现了一丝光亮：“莫非是那些人……那些人……”想起那晚在药王庙外刺瞎了十五名汉子的

双目，这些人来历如何，始终不知。“难道他们将我囚于此处，是为了报当日之仇么？”想到这里，叹了口气，胸中积蓄多日的恶气，登时便消了大半：“我刺瞎了这一十五人的双目，他们要报仇，那也是应当的。”

他气愤渐平，日子也就容易过了些。黑狱中日夜不分，自不知已被囚了多少日子，只觉过一天便热一天，想来已到盛夏。

小小一间囚室中没半丝风息，湿热难当。这一天实在热得受不了了，但手足上都缚了铁链，衣裤无法全部脱除，只得将衣衫拉上，裤子褪下，又将铁板床上所铺的破席卷起，赤身裸体的睡在铁板上，登时感到一阵清凉，大汗渐消，不久便睡着了。

睡了个把时辰，铁板给他身子焐热了，迷迷糊糊的向里挪去，换了个较凉的所在，左手按在铁板上，觉得似乎刻着甚么花纹，其时睡意正浓，也不加理会。

这一觉睡得甚是畅快，醒转来时，顿觉精神饱满。过不多时，那老人又送饭来了。令狐冲对他甚为同情，每次他托木盘从方孔中送进来，必去捏捏他手，或在他手背上轻拍数下，表示谢意，这一次仍是如此。他接了木盘，缩臂回转，突然之间，在微弱的灯光之下，只见自己左手手背上凸起了四个字，清清楚楚是“我行被困”四字。

他大感奇怪，不明白这四个字的来由，微一沉吟，忙放下木盘，伸手去摸床上铁板，原来竟然刻满了字迹，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有多少字。他登时省悟，这铁板上的字是早就刻下了的，只因前时床上有席，因此未曾发觉，昨晚赤身在铁

板上睡卧，手背上才印了这四个字，反手在背上、臀上摸了摸，不禁哑然失笑，触手处尽是凸起的字迹。每个字约有铜钱大小，印痕甚深，字迹却颇潦草。

其时送饭老人已然远去，囚室又是漆黑一团，他喝了几大口水，顾不得吃饭，伸手从头去摸铁床上的字迹，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摸索下去，轻轻读了出来：

“老夫生平快意恩仇，杀人如麻，囚居湖底，亦属应有之报。唯老夫任我行被困……”读到这里，心想：“原来‘我行被困’四字，是在这里印出来的。”继续摸下去，那字迹写道：“……于此，一身通天彻地神功，不免与老夫枯骨同朽，后世小子，不知老夫之能，亦憾事也。”

令狐冲抬手抬起头来，寻思：“老夫任我行！老夫任我行！刻这些字迹之人，自是叫做任我行了。原来这人也姓任，不知与任老前辈有没有干系？”又想：“这地牢不知建成已有多久，说不定刻字之人，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前便已逝世了。”

继续摸下去，以后的字迹是：“兹将老夫神功精义要旨，留书于此，后世小子习之，行当纵横天下，老夫死且不朽矣。第一，坐功……”以下所刻，都是调气行功的法门。

令狐冲自习“独孤九剑”之后，于武功中只喜剑法，而自身内力既失，一摸到“坐功”二字，便自怅然，只盼以后字迹中留有一门奇妙剑法，不妨便在黑狱之中习以自遣，脱困之望越来越渺茫，坐困牢房，若不寻些事情做做，日子实是难过。

可是此后所摸到的字迹，尽是“呼吸”、“意守丹田”、“气转金井”、“任脉”等等修习内功的用语，直摸到铁板尽头，

也再不着一个“剑”字。他好生失望：“甚么通天彻地的神功？这不是跟我开玩笑么！甚么武功都好，我就是不能练内功，一提内息，胸腹间立时气血翻涌。我练内功，那是自找苦吃。”

叹了口气，端起饭碗吃饭，心想：“这任我行不知是甚么人物？他口气好狂，甚么通天彻地，纵横天下，似乎世上更无敌手。原来这地牢是专门用来囚禁武学高手的。”

初发现铁板上的字迹时，原有老大一阵兴奋，此刻不由得得意兴索然，心想：“老天真是弄人，我没寻到这些字迹，倒还好些。”又想：“那个任我行如果确如他所自夸，功夫这等了得，又怎么仍然被困于此，无法得脱？可见这地牢当真固密之极，纵有天大的本事，一入牢笼，也只可慢慢在这里等死了。”当下对铁板下的字迹不再理会。

杭州一到炎暑，全城犹如蒸笼一般。地牢深处湖底，不受日晒，本该阴凉得多，但一来不通风息，二来潮湿无比，身居其中，另有一般困顿。令狐冲每日都是脱光了衣衫，睡在铁板上，一伸手便摸到字迹，不知不觉之间，已将其中许多字句记在心中了。

一日正自思忖：“不知师父、师娘、小师妹他们现今在哪里？已回到华山没有？”忽听得远远传来一阵脚步声，既轻且快，和那送饭老人全然不同。他困处多日，已不怎么热切盼望有人来救，突然听到这脚步声，不由得惊喜交集，本想一跃而起，但狂喜之下，突然全身无力，竟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只听脚步声极快的便到了铁门外。

只听得门外有人说道：“任先生，这几日天气好热，你老人家身子好罢？”

话声入耳，令狐冲便认出是黑白子，倘若此人在一个多月以前到来，令狐冲定然破口大骂，甚么恶毒的言语都会骂出来，但经过这些时日的囚禁，已然火气大消，沉稳得多，又想：“他为甚么叫我任先生？是走错了牢房么？”当下默不作声。

只听黑白子道：“有一句话，我每隔两个月便来请问你老人家一次。今日七月初一，我问的还是这一句话，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语气甚是恭谨。

令狐冲暗暗好笑：“这人果然是走错了牢房，以为我是任老前辈了，怎地如此胡涂？”随即心中一凛：“梅庄这四个庄主之中，显以黑白子心思最为缜密。如是秃笔翁、丹青生，说不定还会走错了牢房。黑白子却怎会弄错？其中必有缘故。”当下仍默不作声。

只听得黑白子道：“任老先生，你一世英雄了得，何苦在这地牢之中和腐土同朽？只须你答允了我这件事，在下言出如山，自当助你脱困。”

令狐冲心中怦怦乱跳，脑海中转过了无数念头，却摸不到半点头绪，黑白子来跟自己说这几句话，实不知是何用意。只听黑白子又问：“老先生到底答不答允？”令狐冲知道眼前是个脱困的机会，不论对方有何歹意，总比不死不活、不明不白的困在这里好得多，但无法揣摸到对方用意的所在，生怕答错了话，致令良机坐失，只好仍然不答。

黑白子叹了口气，说道：“任老先生，你怎么不作声？上次那姓风的小子来跟你比剑，你在我三个兄弟面前，绝口不提我向你问话之事，足感盛情。我想老先生经过那一场比剑，

当年的豪情胜概，不免在心中又活了起来罢？外边天地多么广阔，你老爷子出得黑牢，普天下的男女老幼，你要杀哪一个便杀哪一个，无人敢与老爷子违抗，岂不痛快之极？你答允我这件事，于你丝毫无损，却为甚么十二年来总是不肯应允？”

令狐冲听他语音诚恳，确是将自己当作了那姓任的前辈，心下更加起疑，只听黑白子又说了一会话，翻来覆去只是求自己答允那件事。令狐冲急欲获知其中详情，但料想自己只须一开口，情形立时会糟，只有硬生生的忍住，不发半点声息。

黑白子道：“老爷子如此固执，只好两个月后再见。”忽然轻轻笑了几声，说道：“老爷子这次没破口骂我，看来已有转机。这两个月中，请老爷子再好好思量罢。”说着转身向外行去。令狐冲着急起来，他这一出去，须得再隔两月再来，在这黑狱中度日如年，怎能再等得两个月？等他走出几步，便即压低嗓子，粗声道：“你求我答允甚么事？”

黑白子转身一纵，到了方孔之前，行动迅捷之极，颤声道：“你……你肯答允了吗？”

令狐冲转身向着墙壁，将手掌蒙在口上，含糊不清的道：“答允甚么事？”黑白子道：“十二年来，每年我都有六次冒险来到此处，求恳你答允，老爷子怎地明知故问？”令狐冲哼的一声，道：“我忘记了。”黑白子道：“我求老爷子将那大法的秘要传授在下，在下学成之后，自当放老爷子出去。”

令狐冲寻思：“他是真的将我错认作是那姓任前辈？还是另有阴谋诡计？”一时无法知他真意，只得又模模糊糊的咕噜

几句，连自己都不知说的是甚么，黑白子自然更加听不明白了，连问：“老爷子答不答允？老爷子答不答允？”

令狐冲道：“你言而无信，我才不上这个当呢。”

黑白子道：“老爷子要在下作甚么保证，才能相信？”令狐冲道：“你自己说好了。”黑白子道：“老爷子定是担心传授了这大法的秘要之后，在下食言而肥，不放老爷子出去，是不是？这一节在下自有安排。总是教老爷子信得过便是。”令狐冲道：“甚么安排？”

黑白子道：“请问老爷子，你是答允了？”语气中显得惊喜不胜。

令狐冲脑中念头转得飞快：“他求我传大法的秘要，我又有甚么大法的秘要可传？但不妨听听他有甚么安排。他如真的能放我出去，我便将铁板上那些秘诀说给他听，管他有用无用，先骗一骗他再说。”

黑白子听他不答，又道：“老爷子将大法传我之后，我便是老爷子门下的弟子了。本教弟子欺师灭祖，向来须受剥皮凌迟之刑，数百年来，无人能逃得过。在下如何胆敢不放老爷子出去？”令狐冲哼的一声，说道：“原来如此。三天之后，你来听我回话。”黑白子道：“老爷子今日答允了便是，何必在这黑牢中多耽三天？”

令狐冲心想：“他比我还心急得多，且多挨三天再说，看他到底有何诡计。”当下重重哼了一声，显得甚为恼怒，黑白子道：“是！是！三天之后，在下再来向你老人家请教。”

令狐冲听得他走出地道，关上了铁门，心头思潮起伏：“难道他当真将我错认为那姓任的前辈？此人甚是精细，怎会